

# 杨梅“来了”

文 / 石头



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其兴如水杨，而味似梅”，故称杨梅。一名杕（音‘归’）子。生江南、岭南山谷间，会稽产者为天下冠。吴中杨梅种类甚多，名大叶者最早熟，味甚佳。”

北宋中期有天纵之才之称的大文豪苏东坡曾对岭南荔枝赞不绝口，并写下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等他到了吴越吃过杨梅立马对荔枝显露出“嫌弃”之意：“西凉葡萄，闽广荔枝，未若吴越杨梅”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，在《致仕後即事》中写到：“湘湖蓴菜胜羊酪，项里杨梅敌荔枝。”可见杨梅在他们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，只是可惜了荔枝就这么无端被嫌弃。

他们都不吝赞美之词的杨梅，一处产于吴越，在现今江苏南部，另一处产于项里，也就是现在绍兴西南二十里。据1973年在余姚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杨梅属花粉，距今7000多年，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梅是产自浙江的土生土长的“国货”。

每年杨梅一上市便成了季节限定果饮新宠，似乎直接食用鲜果还不如做成各种花样的果饮。其实早在元代，杨梅就已经被选作“饮料”的原料了。

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记载：“杨梅不计多少探搦取自然汁，滤至十分净，入砂石器内慢火熬浓，滴入水不散为度，若熬不到则生白醪，贮以净器，用时每一斤梅汁入熟蜜三斤，脑麝少许，冷热任用，如无蜜球糖四斤入水熬过亦可。”

这便是古代的果饮“杨梅渴水”。

明末清初大戏剧家、美食家李渔一生对杨梅情有独钟，每食必过一斗。《杨梅赋》开篇即说：“南方珍果，首推杨梅。还大赞‘生平爱食之物，即可养身，用以治病’，在《闲情偶寄》中，这样写道：“本性酷好之物，可以当药。凡人一生，必有偏嗜偏好之一物，如文王之嗜菖蒲菹，曾皙之嗜羊枣，刘伶之嗜酒，卢仝之嗜茶，权长孺之嗜瓜。癖之所在，性命与通，剧病得此，皆成良药。”

除了被农业部命名为杨梅之乡的

浙江省宁波余姚，台州仙居也是杨梅重要产地，以荸荠品种和东魁品种闻名，个头硕大，果实可食率达到了95%。此外，还有温州瓯海区的丁岙杨梅、昆明富民县的富民杨梅、湖南怀化的靖州杨梅以及冷水江铁山杨梅等。

杨梅因其本身和草莓一样比较娇嫩，保质期非常短，通常在常温下也只能保鲜一天，而把它洗净泡酒便大大延长了其赏味期。

西汉辞赋家东方朔，在《林邑记》中写道：“邑有杨梅，其大如杯碗，青时极酸，熟则如蜜。用以酿酒，号为梅香酎。”

本草亦云：杨梅树叶冬月不彫，二月开花结实，形如楮实子，肉在核上，无皮壳。五月熟，生白，熟则有白、红、紫三色，红胜于白，紫胜于红。凡杨梅颗大核细为上，盐藏、蜜渍、糖制、火酒浸皆佳，可致远。多食令人发热，食核中仁可解。但久食损齿及筋，发疮致痰。

所以，杨梅再好吃也要适可而止呀。☐